



20世纪之旅：个人和时代的回忆 —

20th Century Journey: 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

[美] 威廉·夏伊勒 著 汪小英 邱霜霜 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威廉·夏伊勒

世纪初生

The Start: 1904-1930

William L. Shirer

Looking along road with Arc de Triomphe in background,
vehicles on road, 1920-1935



20世纪之旅：个人和时代的回忆 —
20th Century Journey: *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*

[美]威廉·夏伊勒 著 汪小英 邱霜霜 译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世纪初生

The Start:1904-1930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初生 / [美]夏伊勒著 ; 汪小英, 邱霜霜译. -- 北京 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4.6

(威廉·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)

书名原文: A Memoir of a Life and the Times—The Start: 1904 ~ 1930

ISBN 978-7-5153-2446-3

I. ①世… II. ①夏… ②汪… ③邱… III. ①夏伊勒, W.L. (1904~1993) - 自传

IV. ①K837.1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3447号

Copyright: © 1986 by WILLIAM L. SHIR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C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4 CHINA YOUTH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2-6052

责任编辑: 谢肇文 段 琼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420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8

插 页: 8

版 次: 2014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9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为人生无奇不有，
任熬煎跌宕起伏，
俱往矣希望无望，
慢我行前途渺茫，
铁鞋破路在脚下。

——欧里庇得斯

一日之命，这就是人，梦中的阴影而已。

——品达

在无穷之中，人的位置又在哪里？

——帕斯卡

我们都生自野蛮……由地质年代的尺度来看，我们去古未远。

——詹姆斯·哈维·罗宾逊

每个人都在走一条独一无二的路，遍布危险，充满诱惑，人迹罕至。

只有完整地了解了他的力量、智慧、重担、阻碍，
以及所有公开和秘密的促他前行的动机，你才可以评价他的足迹。

——克莱伦斯·丹诺

言行只是人们极少部分的人生！真正的人生在脑子里上演，除了自己没人知道。

——马克·吐温

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……我对此一无所知。

——司汤达

序

我才发现，写回忆是件奇怪而微妙的事。

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由于时间久远和主观的想象，记忆变得模糊零散，你的回忆与其实说是纪实，更像是故事。威廉·艾伦·怀特就是这样认为的。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提醒读者：“虽然我苦心研究，仔细查证，这部自传不可避免的是本人的虚构。”他说，读者不应当“把真实与故事混淆，因为真实只有上帝知道”。怀特认为，他只是想“写下自己信以为真的一些事情”。

我写这部对生活和时代的回忆录时，想做的也仅止于此。我积累了相当大量的私人文件，做了多年研究。有些笔记在战争和旅行中遗失，因为驻外记者就像游牧民族东奔西走，他的全部所有是一只皮箱。诗人、思想家和回忆录作家之间的争执不休令我感到不安和自卑。他们的才华和造诣是我不可企及的。蒙田认为，人类根本就无法获得真相，因为他们“屈从于习俗、成见、个人利益和狂热……自以为掌握了知识——这种幻觉把人类一误再误”。

伊莎朵拉·邓肯的一生可谓丰富、充满了悲剧性。她在巴黎写回忆录时，常常对我说起自己的回忆，她问：“我们怎么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？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真实。”埃米莉·迪金森相信“真相如此稀少，说出来令人喜悦。”喜悦，是的，但不容易。

真相是什么？桑塔亚那说：“真相是一个梦，只是该梦确有其事。”安德烈·马尔罗在写回忆录（被他称为“遗忘录”）时认为，“一个人的真相首先是他所隐藏的一切”。但是，他把一个人隐藏的和他忘记的区别开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司汤达写了一本又一本自传，试图弄明白自己是谁。但是，寻求真相却让他更加迷惑。他最后问：“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接着又承认：“实际上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”

写回忆录还有其他的困扰。这些困扰产生于过去和时间。福克纳说：“过去绝没有死去，甚至也没有过去。”你不可能在回忆过去的时候，对它不加以改变。突然间，想象介入其中，最后想象与记忆混在一起，难以区分。或者说是难以剔除时间的影响。对于爱因斯坦来说，在相对论、物理和数学上，时间的概念如此重大，他认为时间难以剔除。他说：“把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分开，只是一种妄想，而且是痴心妄想。”

卢梭的《忏悔录》也许是自传作品中最伟大、最富自我解剖精神的了。他一开始以为写作回忆录只是作一幅自画像而已。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做写作的准

备，做笔记、查阅记录、信件和其他资料。最后，他放弃了最初的观点，不只是因为这样太过静态，也因为这样写出的东西会变成自己晚年对一生的盖棺定论。时光是会捉弄人的。所以他一改初衷，决定记述“平生所遇、所做、所想、所感……我能够写下自己的所感，我能保证这一点是真实的”。

但是他在自欺欺人。像一切写下自己生平的人一样，他在写作的时候，做了改变。法语版《忏悔录》的主编马塞尔·雷蒙说：“他本人并未察觉，他呈现给我们的灵魂历程，已经变形成为他灵魂的传奇或神话。”

我对于人生的一两点看法，可以作为这些回忆录的背景：

庸庸碌碌的琐事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，构成了挫败、成功、悲伤和瞬间的幸福。在这碌碌的人生中我偶尔会停下，去思考人类是多么卑微、渺小。我们所在的地球也是如此。即使在太阳系中，地球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星体，而在无穷的宇宙中，它只是一个小点。比起无限的、无声的宇宙，我们所能理解的有限时空实在可怜。如果宇宙真有所谓目的，谁又能说，这个目的就是创造出人类呢？谁又能说亿万个星球之中，没有比我们更加进步，或者至少更加理智、更有意义、更加和平的生命存在呢？

当然，每个人的生活对其本人而言都是重要的。他只拥有、了解这样的生活。但是，在无穷的时空中，它显得无足轻重。帕斯卡问：“在无穷之中，人的位置又在哪里？”微不足道。也许历史学家卡尔·贝克尔，我所知道的最文明的人，最能领会无穷中我们人类微末的地位。

人类（他这样写道）只是宇宙中的弃婴，被创造他的力量丢弃。没有谁来养育，没有谁来帮助，没有或善或恶的权威指引，他要自己保护自己，凭着有限的智力在冷漠的宇宙中找到出路。

这个世界同时也是野蛮的！我活得越久，就越清楚地看到，对我来说，人类的进步十分缓慢，与其原始状态相去不远。在地球上生活了两千万年的人类，其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，按照霍布斯的说法，“是肮脏、残酷、浅薄的”。所谓文明，薄而易碎。它不断被轻易地破坏、粉碎，暴露出人类野蛮的本性。

面对20世纪70年代，所谓三千年文明又有什么用？一切宗教、哲学和教育又有什么用？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人类继续折磨、杀戮、压迫着同类。事实上，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？在我有限的生命里，人类杀戮和破坏的能力成倍地增

长。由于炸弹的改进、导弹的发明，我们不只杀伤士兵，也杀害着远离战线的无辜的妇女和儿童。

我们在美国可以看见，就在60年代和70年代，虔诚的基督徒和犹太人，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大支柱阶层，手揽军政大权，安逸而冷酷地坐在华盛顿的空调办公室里，冷血地、毫无不安和道德罪恶感地计划、指挥着对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的屠杀，毁灭这些远在亚洲的贫穷农民的房屋、田地、寺院、学校和医院。而那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对我们产生哪怕是丝毫的威胁。与上述种种野蛮程度相当的是，大多数美国人竟然对此欣然接受。直到最后，我们沉睡的——可不可以斗胆这样说——良知，才终于被唤醒。

有时，我觉得，人类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破坏、掠夺、污染和杀戮。首先是对地球，其次是对同类。最近几年，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：成功研发了核装置和制导导弹。它们如此先进，只有个把天才才能创造出来。它们转眼就能炸飞地球，灭绝所有的生命。如果把这些东西交到那些权重而智寡的统治者手上，这样的事就会发生。

在这样一个世界，生命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吗？我像许多人一样，一生都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。我仍然停留在一些问题上：生命是什么？有什么目的？它是怎样开始的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往哪里去？死亡就是一切的终止吗？死亡又是什么？它通向永恒？它通向虚无？马尔罗相信，人“在他的提问中才能看清自己”，“深刻的问题比回答更能如实地反映出人本身”。1946年在7月炎热的巴黎，格特鲁德·斯泰因不久于人世，她对床前守候的人嗫嚅道：“答案是什么？”当发现无人回应时，她又轻声说：“那么问题是什么？”

我自己未能得出太多答案。尽管别人给出了一些，但是都不太满意。阴郁的叔本华发现，生命只是由存在走向虚无的路径。生活在希腊鼎盛时期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一生非常圆满，高寿而终。但是，他的临终总结却令人意外。他说：“还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。”索福克勒斯一生享誉无数，赢得过戏剧节大奖，被称为希腊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。他仪表不凡，富甲一方，功成名就，身体健康，90岁时仍然才思敏捷。可是他却写下：

古代的作家说：没有活过最好
从来没有呼吸过

从来没有见过天亮

梭伦同意这个说法，也说：“没有人会快乐，除非人死亡。”

他以为死后才会有幸福吗？这个问题我们都在问。希腊的宗教像其他所有宗教一样，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柏拉图认为天堂，也就是极乐世界，是对人生不公和不幸的补偿。但是，也有人怀疑这一点。伊壁鸠鲁就是一个。他肯定地说：“永生并不存在，因此死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它与我们无关。我们活着时不存在死亡，死亡来临时，我们已经消失了。”

我没有苟同他的全部观点，但当我不再相信基督教之后，我仍然喜欢伊壁鸠鲁的如下阐释。

对永生的信念起因于贪婪，有些人没有好好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时间，于是感到不满足。可是聪明的人却认为自己的寿命够长，能享尽一切幸福。当死亡来临时，他就离开宴席，满意而去，给其他客人腾出地方。对聪明的人来说，生命是足够的，而愚蠢的人，即使有了永生，也不知道如何使用。

乔治·艾略特也持同样的怀疑。对她来说，上帝是不可知的，永生更是不可想象。

受之影响，我的想法也借以形成。无疑，随着世界已经走完重要的20世纪的四分之三，这些思想会潜移默化，影响本书对于生活和时代的叙述。这短暂的四分之三也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，我相信，其间的变化多于过去几千年。在骑马的年代出生，又在有生之年看到原子弹的发明，这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。

机缘和我的职业让我在某些时刻来到某些地方，在那里，我们这个世纪的洪流在奔涌。我因此有机会亲眼看见，亲身经历正在发生的事件，探究事件的起因。“百闻不如一见”也许是老生常谈，但仍不失为至理名言。里尔克认为要做一个诗人，“必先有很多历练”。对所有作家以及希望有丰富人生的人，这个说法都适用。

我喜欢看书。书为你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，把普通的想法和高贵的精神连接起来，把个人的生活与对他人的意义连接起来。书教化、启发、震撼着你，让你

笑、让你哭，让你思考、让你做梦。它们虽然能丰富你的见识，却不能代替经验。

我在芝加哥出生，世纪之初在这里长大，我一直感到，这大大有助于我认识我的国家。这并不是说，别处没有这个地方有趣，比如纽约、剑桥或旧金山，这些地方也许更加文明。我也总是恨不得不住在芝加哥，我年轻时总这么想。可是，我仍然认为，在世纪之初，只有在芝加哥，才能领会美国的现状，看清它的走向。这个新生国家在长大时的喧嚣和吵闹，巨大的建设能力，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动力，丑恶、低劣、贪婪和腐败，这一切都可以在多风的芝加哥识别到。这里的土地和城市也富有诗意。这里有美丽的湖区，湖畔高耸的大楼，有对艺术和学术的追求。这一切你都可以从卡尔·桑德堡《芝加哥诗集》中感受到。我后来又去了爱荷华。我在这些地方长大，中西部就在我的血液里。虽然它并不是最好的居住地，但这个地方给我的，不论好坏，是别的地方不能给予的。它是美国的腹地，供给着整个国家，无尽矿产被开采，生产这个国家大部分商品。我想，比起其他任何地方，它对这个国家和我们拥有的文明有着更多的影响，且不论这种文明的好与坏。我的根就在这里。

我将在书里把它们挖掘出来，但不是全部。那是我力所不及的。我21岁去了外国，在欧洲和亚洲工作。工作让我有幸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，在那里发生的大事影响着整个变化中的世界：30年代初，甘地在印度领导着独立运动；二三十年代在巴黎和伦敦，这两个欧洲的主要民主国家日见衰落；在罗马不起眼的墨索里尼经过最初的动荡之后，开始对大众加紧法西斯主义的宣传，此刻，梵蒂冈教庭开始改变，教皇开始改变作为罗马“囚犯”的角色以适应20世纪的需要。在柏林，希特勒和野蛮的第三帝国兴衰起伏，最后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让整个世界蒙受灾难。

没有这些直接的、现场的经历，我绝不可能懂得，也极少会感知：在这动荡的年代，正在发生着什么，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。这种经历有助于我日后记录下一些历史。

在我成年以后，以及写下这些回忆之时，我常常想起列昂·托洛茨基写过的我们的时代，以及亨利·詹姆士对于美国人的议论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写道：“想过平静生活的人在20世纪都未能如愿。”不久之后，他被斯大林派去的刺客砍杀。怪老头詹姆士则说过：“做一个美国人，命运实在复杂。”不论复杂与否，在20世纪做一个美国人，其命运十分有趣。有此一生，我甚感幸运。

目 录

001	第一篇	从大街到左岸: 1925
002	第一章	逃离美国
032	第二章	巴黎的好运
043	第二篇	芝加哥: 1904–1913
044	第三章	我的祖先从德国来
064	第四章	芝加哥的忧与喜
088	第五章	父亲的早逝
105	第三篇	在爱荷华州的成长: 1913–1925
106	第六章	锡达拉皮兹
131	第七章	肖托夸的风潮
139	第八章	寇伊大学
146	第九章	初涉报业
154	第十章	小镇奇人
177	第十一章	寇伊的校友
187	第四篇	巴黎岁月: 1925–1927
188	第十二章	报社诸君
204	第十三章	探索巴黎
223	第十四章	成为记者的夏天
233	第十五章	友人何往
248	第十六章	名媛芳踪
281	第五篇	驻外记者: 1927–1930
282	第十七章	林德伯格的飞行
302	第十八章	驻外记者在伦敦
333	第六篇	巡游生涯: 1928–1930
334	第十九章	列国游
371	第二十章	世纪之交的维也纳
411	第二十一章	故乡的大萧条

I

第一篇

从大街到左岸：
1925



第一章

逃离美国

一

1925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我大学毕业没几天，和叔叔开车上了林肯公路，离开了爱荷华州小镇上的家。我们想去芝加哥，然后再去美国最东部的几个没有到过的地方。那个夏天我计划去华盛顿和纽约，旅程的倒数第二站是伦敦，终点竟是巴黎——说起来，我自己都不大相信。

从小镇上的“大街”^①到“左岸”！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像我一样去旅行，虽然只在夏天的几个月。我们厌倦了柯立芝执政时期的空虚，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称之为“荒唐的年代”。对美国荒原上长大的我们来说，巴黎是远处隐约可见的人间天堂，这座城市充满了光明与欢乐，是文明的中心。我们想逃避禁酒令、正统基督教、清教徒主义、柯立芝繁荣、市侩作风、夸大其词、扶轮社^②和商会的陈词滥调——那些主导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废话。我们认为，是他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，充斥着冒牌货的地方。

尽管大学老师不让我们接触现代文学，我们仍然读到了辛克莱·刘易斯的小说《大街》和《巴比特》，还有抨击美国昏聩教众的H·L·门肯的《美国水星》杂志。它们使我们成熟长大，让我们觉醒，看清楚我们从小经历的一切：中西部小镇

^①《大街》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尔·刘易斯的代表作，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个小镇，以辛辣的笔触对美国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和讽刺。作者在这里以大街比喻他所处的典型的美国小镇。——译者注

^②扶轮社：1905年在美国芝加哥建立的一个社会团体，后扩展到全世界，宣称增进职业交流和提供社会服务。在作者这里，是甘于中产阶级生活、伪善的代名词。——译者注

的文化匮乏；狭隘保守的清教徒规范；巴比特式的小镇暴发户的空虚；道貌岸然的基督徒^①对商业利益和发财致富的崇拜。

几个月前的一天，那真是个伟大的日子！我收到了伟大的门肯的来信，那一定是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出的，他感谢我为他的“美利坚”专栏寄去一段剪报。

亲爱的夏伊勒先生：

谢谢您的剪报。我相信品特博士开展的运动必将席卷全国。各处的基督徒一旦听说，一定会热衷于此。我现在正尝试从南方开始。

您真诚的，
H·L·门肯

^①例如，罗素·H·康威尔博士，费城天普浸信会教堂牧师和天普大学的创办人，布道40多年，著名演说《万亩钻石》在全国巡讲6000多次。他在其中强调：“致富吧，年轻人，因为金钱就是力量！……我认为你们没有权利受穷……在上帝统治的世界上，爱是最伟大的，但是只有富有的施爱者才是幸运的。”在美国这篇布道极受欢迎——我想康威尔称之为讲座——当然，被这位圣人重复的次数也最多，多达6000场！——原注

^②1908年，辛克莱·刘易斯从耶鲁毕业后就在滑铁卢的《每日信使报》担任通讯员和编辑，十周之后他被解雇。他曾告诉我，主编对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永远做不成记者，你根本不会写作。”——原注
^③玉米带（Corn Belt），主要指美国中西部以玉米为主要农作物的区域，包括爱荷华、伊利诺伊、印第安纳等州。——译者注

我现在记不起这位品特博士到底是谁，他的运动又是什么，但我相信这是件愚蠢的事。我在我们当地的《公报》上看到过有人对滑铁卢^②的扶轮社说：“扶轮社是神灵的显现。”这个人好像就是他。

这种胡说八道不只限于玉米带^③的城市。从东海岸到西海岸，在《水星》杂志上、在激进的周刊上，甚至在日报上，经常会有神迹降临在生意场上和商人身上的内容。有位帕克斯·卡德曼博士，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商人大会上发表题为《商业里的宗教》演讲。他的宣传册由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印刷，册子里他所作的导言标题是《摩西，伟大的劝说者》。他宣称：“摩西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推销员和地产促销员……在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促销中，显示了强势、无畏、成功的品性。”

就这方面而言，耶稣基督被当成一位更加伟大的推销员。那年夏天，布鲁斯·巴顿的《无人知晓之人》^①荣登畅销书榜首。甚至在我们这个不讲究读书的小镇（我们这儿忙碌的商人说没有时间），这本书也卖得很好，甚至吸引到了一些新教徒。这个无人知晓的人到头来是耶稣，“现代商业的奠基人……一位伟大的管理者……关于他的寓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有力的广告……如果他生在当代，一定是国家级的广告商……”

他从下层商贩中挑选出十二人，并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教会……这种组织能力的成功典范，举世罕见。

这种无稽之谈被当作福音，受到全美国的追捧，并且，那年夏天我离开时，著名的“猴子审判”正在田纳西州的代顿市展开。这件事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，但确是真事。在我向东的旅行中，它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版。24岁的中学生生物老师约翰·托马斯·斯科普斯因为触犯了田纳西州的“反进化论法”，被告上法庭。这条法律禁止学校教授“人类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，这违背《圣经》所称人是由神创造的叙述”。^②斯科普斯按照一本州政府批准的亨特所著《大众生物》课本，把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观点教给了他的学生，他因此被捕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在鲁宾逊药店，斯科普斯跟几个聪明的年轻人一边喝着汽水，一边半开玩笑地想出了这个计划，故意让自己受审。

审判一夜之间轰动全美，演化成一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斗争。控方是三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、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·詹宁斯·布莱恩。首席辩方律师是来自芝加哥的克莱伦斯·丹诺，一位精明的刑事辩护律师和不可知论信奉者。他曾为无政府主义者、劳工领袖辩护，不久前成功代理

^①《无人知晓之人》一书中巴顿将耶稣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广告人，宗教故事则是强有力广告内容，十二门徒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商业组织的董事会。——译者注

^②田纳西州1925年公法第27条：“州内所有由州公立学校基金提供全额或部分资助的大学、师范及其他公立学校，均不得讲授任何否认人是神创的《圣经》教义，而代之以人是由一类较为低等的动物演化而来的说法，否则即为非法。”田纳西州府立法的动机主要是为缓和公众反对进化论的情绪，以博取社会各界对科学课程的认可与支持。——译者注

^①1924年，芝加哥两名大学生——19岁的利奥波德和18岁的利博经过数月的策划，合伙劫杀了一个17岁的少年，两名被告均面临死刑判决。丹诺律师做了精彩辩护，最终，法官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判处两人无期徒刑（谋杀）以及99年有期徒刑（绑架）。——译者注

^②“不可知论”一词由英国学者托马斯·赫胥黎创造。认为人类不可能彻底认识世界，对基督教神学采取怀疑态度，也拒绝无神论。——译者注

了著名的利奥波德和利博杀人案^①。成百上千的大记者从全国各地赶到这个山坡上的小城市，在炎炎烈日下，记录两位著名人物辩论中的字字句句。他们的现场报道覆盖了国内外报纸的头版。外国人把这一事件看作野蛮未脱的美国佬的又一荒唐行为。当我到达英国和法国时，这个案子刚刚结束。欧洲人惊奇地询问，这种怪事怎么会发生在本杰明·富兰克林和托马斯·杰斐逊创建的开明的合众国里发生。

审判的高潮是丹诺把布赖恩当作熟知《圣经》的权威人士，制造出了《纽约时报》称之为历史上最惊人的法庭剧。在丹诺尖刻、讽刺的提问下，布赖恩宣称自己相信圣经的《创世记》是真实的。他说，世界创始于公元前4004年前，大洪水则发生于公元前2348年。

丹诺问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有任何文明——比如中国、埃及——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？”

布赖恩说：“我所见到的任何证据都不能令我满意。”

丹诺接着又问：“你平生从未尝试了解地球上其他民族的文明有多长久，以及他们在地球上存在了多久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布赖恩说：“是的，先生，我如此满足于基督教义，因而从未花时间去查证与之相左的意见。我已经有了赖以生存和死亡的全部知识。”

当布赖恩被问及关于孔子和佛教时，他反唇相讥：“我觉得他们十分劣等……我满足于基督教，我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了解其他宗教。”

丹诺毫不留情：“布赖恩先生，你是否相信第一位女子就是夏娃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是否相信她就是由亚当的肋骨做成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是否知道该隐（亚当之子）的老婆又来自何方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我把这个留给不可知论者^②去查考。”